

Zhang Xiaotia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张小天\著
冯 钢\编

张小天文集

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分层研究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小天文集

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分层研究

张小天\著

冯 钢\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小天文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分层研究/张小天著；冯钢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308-13853-6

I. ①张… II. ①张… ②冯… III. ①社会学—研究方法—文集②社会阶层—文集 IV. ①C91-03②D0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693 号

张小天文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分层研究

张小天 著 冯 钢 编

责任编辑 王长刚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34 千

插 页 4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53-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1984 年暑期从太原一大同徒步旅行



1985 年吉林大学毕业时单人照



本科时学弹吉他



本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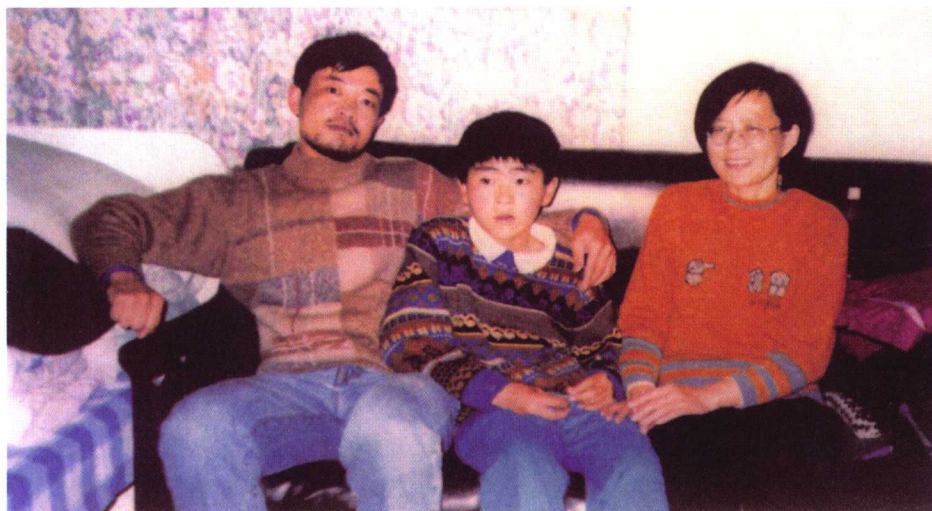
1986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在校园内的合影（前排右二为李静，后立者为张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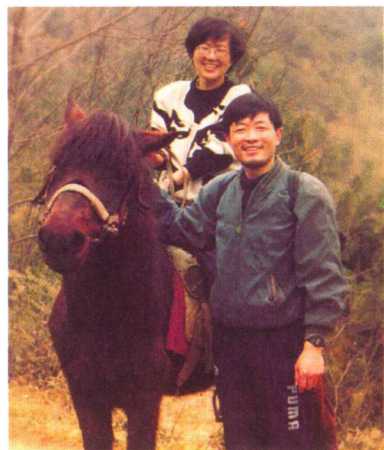
与林融、冯钢及日本学者在浙江大学校门口留影（左二为张小天）



《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等刊有张小天论文的学术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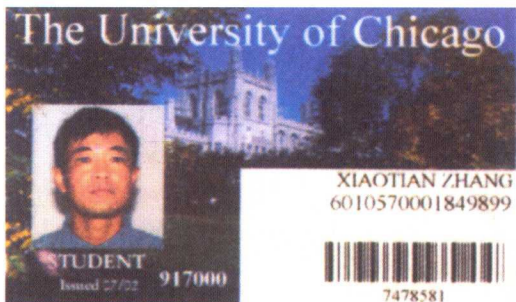
2004 年全家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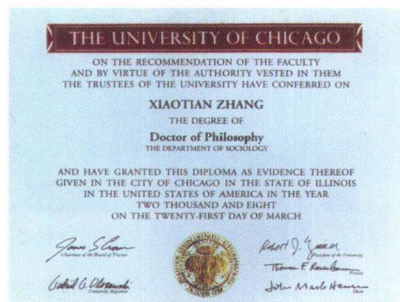
左：1994 年与李静在千岛湖



右：1998 年游山海关老龙头



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学生卡



博士学位证书



2006 年在加拿大与街头艺人在一起



2006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008 年回国前与师友在芝加哥机场合影

目 录

序 言 赵鼎新	1
张小天英文论文导读 冯 钢	5

中文论文

穆勒五法的根本缺陷与因果关系的确认	21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它们的关系及它们的差异	32
班组长的行为：如何对待班组成员	39
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特定环境	61
关于社会科学的经验基础的一个注释	68
因果关系的层次和形式及其在刑法领域的表现	75
论操作化	85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一个哲学基础	96
因果关系在相关关系上的表现：一个基于其含义的分析	101
对经济人的激励	113
显著性水平的含义	119

英文论文

Increasing Increment of Status; An Empirical Test 127

Status Inconsistency Revisited; An Improved Statistical Model 156

Status Heterogamy: A Marginalized Equalizer in Society 188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Asymmetry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216

Does Social Mobility Impact Fertility? A Pie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 234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Heterogamy on
Marital Happiness 256

Variations in the Effect of Religious Heterogamy on Marital Unhappiness;
The Case of Intermarriage between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273

Diffusion of Lifestyle through Social Mobility: The Asymmetry Effect
..... 293

Age Heterogamy and Marital Success: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 313

编后记 343

序 言

我与小天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朋友。2008年4月，小天因病骤然离世，我为他英年早逝而哀恸无比。现在浙江大学出版社要出版小天的论文集，我十分欣慰。

1999年1月，我在审阅我们系的博士生申请材料时发现了小天。申请我校读博的中国学生一般都是二十出头，大多数出自国内名校，且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尽管小天在当时已经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但年纪已经三十七岁，与其他中国学生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小天放着国内好好的教授不做，那么“大”年纪非要到美国来受苦，他的求知精神让我感动。应该说，他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我在其中是起有关键作用的。但是，至今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一决定对小天来说到底是祸还是福。小天去国的几年正是国内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国内许多与小天同等资历的社会学家，在那几年里成为学科带头人，收入十分可观，不少人还拥有数套房产。但是，小天却天天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苦读，生活拮据，日子过得十分简单。

小天是一个在研究方法上很有想法的学者，并且有着倔强的性格。他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的社会学学术趣向。本书中收入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小天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其中大多数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其中某些文章，比如《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它们的关系及它们的差异》、《穆勒五法的根本缺陷与因果关系的确认》、《因果关系在相关关系上的表现：一个基于其含义的分析》等，至今看来仍然不乏洞见。小天认为以穆勒五法为基础来确定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存在问题，但是揭示因果关系仍然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小天指出，由于统计分析的广泛应用，相关关系分析

却在社会学研究中成了主流。他对社会学的这一发展是有遗憾的。

目前,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做统计的时候采取的往往是通常所说的“按摩数据”的策略,即对数据在计算机上进行多次运算,在每次运算时加入或减去一个或数个自变量,对数据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重组或者重新赋值,甚至换上新的因变量,然后把运算结果中出现的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显著性相关关系与现有的各种理论不断进行匹配,直到找到一个能“证明”或“否定”某一现存理论的匹配为止。之后,作者会在他(她)的文章中煞有其事地讲述他(她)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选择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讲述他(她)所得到的那个显著相关性背后的理论意义何在——似乎他(她)的选择是发生在他(她)进行统计分析之前。但这种文章大多数是垃圾文章。

小天对于因果关系的强调以及对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之间差异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对统计分析的态度。小天在做统计分析之前总是有很强的理论兴趣和导向。因为性格执著,他的理论导向一般不会随着统计分析结果的改变而改变。与我见过的大多数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文章相比,小天所发表和完成的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文章都有很强的理论性,它们的说服力也要强很多。

小天在出国之前就对社会分层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芝加哥八年,他的兴趣始终不渝,并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做出了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十分有创意的突破性工作。这些构成了本书文章的第二类。在我讲解小天工作的意义之前,我想先简单讲一下社会分层研究在小天工作之前的发展和现状。

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国家力量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宗教、等级、部族和亲缘等为核心的传统集体认同感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相对减弱,而以民族或者阶级为基础的现代集体认同感逐渐增强。这些现代认同感在客观上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是它们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建构和国家的支持或打压所导致的结果。这两种现代认同感之间,民族认同因为有着较为实在的建构基础(如共同的语言、宗教、亲缘等),且因为往往能得到在某一地域内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支持,它的发展会比较顺利。但是阶级认同却由于其基础薄弱(仅仅基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再加上国家的打压和不少知识分子的反感,而得不到与民族认同相应的发展。在西方,那些对阶级这一概念有着反感的知识分子还建构了其他的能与阶级概念相抗衡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以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主观认同为分野的社会分层概念逐渐在

西方社会科学中取得主导,并吸引了大量的经验研究。

对于早期的学者来说,社会分层这一概念包括了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等级、文化品位等,它因此是多元的。但是,由于经济分层能用工资收入进行衡量而其他方面的分层难以定量,所以自从统计学在社会学界得到广泛应用后,美国关于社会分层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分层这一层面上。此外,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认为判别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并不是一个社会中有没有分层,而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有没有改变自己地位进入其他阶层的较大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层间社会流动。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会促进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学习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而不同阶层之间的通婚则不但会增加层间流动,而且会给通婚的双方带来更大的朋友网络和社会资本等。

小天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对以上的社会流动观的批判基础上的。小天在芝加哥期间对于社会分层研究的贡献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小天发现,当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有了变化后,他的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并不一定会跟着改变。具体地说,当富人变穷时,他往往会在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方面试图努力保持以前的行事方式;而穷人一旦富有后,他就会马上在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方面接受富有阶层的准则。换句话说,社会流动给穷人和富人带来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第二,小天在研究中还发现,各个阶层之间的通婚并不见得会给婚姻的双方带来更大的朋友网络和社会资本。相反的是,他们在结婚后往往会由于互相不能很好进入对方的家庭和朋友圈子而导致离婚,而那些继续保持着婚姻的夫妻则往往会在生活过程中各自脱离原有亲友圈子,变得比较孤独。换一句话说,不同社会阶层人员之间的通婚往往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代价。

读者也许会认为,小天的这两个“发现”只不过证实了我们的直观而已。读者也可以说小天的这两个观点并不是全新的,因为以前曾经也有文章提及这些现象。然而,在“自由主义政治正确”在美国学术界盛行的今天,小天的政治不正确的发现却将我们带回了常识。更重要的是,常识是一回事,对某些常识进行系统的证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现存的数据及统计分析方法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分层相关的层面上,小天不得不对现存数据根据自己的理论框架作出有创意的变量重组,并且在统计方法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多年来,小天为了验证他的一些基本想法,不断比较各种现存数据库在研究他所感兴趣问题上的优劣,不断学习新的统计方法和请教各路统计专家。他一

路走来碰到许多困难,有些困难一开始很难克服,换一个学生可能早就改做其他课题了,但是小天却得益于他持之以恒的个性,最终完成了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工作。

小天在论文尚未完成前就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瘤。他是在癌症已扩散的情况下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他的论文的。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小天已经没有能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大量发表,使他的工作能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对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小天文集》的决定,我想小天在天之灵也是会感谢的。

小天在芝加哥的最后几个月中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期间,他的同学杨宏星对小天日夜照料,花了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我感谢宏星对小天的照顾,我们也可以从小天有这样够哥们的朋友这一点上看到小天平素的为人。小天回国那天我与宏星及其他几位朋友到机场送行。大家都知道这是永别,心情沉重,但又不愿流露。倒是小天达观,他在机场和我们大家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生死离别就在小天豪情的感染下成了一次欢快的聚会。小天临走前给我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辈子能与你相识一场,不枉此生。”其实这也是我想和小天说的话。

赵鼎新

张小天英文论文导读

张小天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他比我晚一年来到浙江大学,从1987年到2000年他去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之前,我们同在一个系、一个教研室共事13年。小天做学问的态度非常认真严谨,可谓一丝不苟。在国内时,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到美国后又将他的这一特长延伸到他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兴趣上,并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本论文集集中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体现了他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期间用英文发表的文章很值得国内研究社会分层的同行们借鉴。为了有助于国内同行对小天学术成果的了解,我谨以我个人阅读其中九篇英文论文的理解,为大家作个导读,错误之处还望指正。

1. Increasing Increment of Status: An Empirical Test

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历来是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一块,无论是经典社会学家还是现代社会学家都对其有过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通篇旨意明确,就是要从现有的数据(GSS)出发,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社会学界的Goode假说,即随着某人一些重要个人特质(characteristics)的增长加快,他的地位(声望、社会尊重)也会提升得很快(即边际社会地位递增)。这类似于“赢者通吃”,即少数人分享了社会多数的财富。

直到目前,对Goode命题(暂且称之为命题)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对于社会分层,众多社会学家都采用了多维视角的分层指标,认为社会分层是在多维度上进行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如韦伯采用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分层。但是除了职业声望外,我们其实并没有对个体的社会地位有过多的提

及,这阻碍了我们对于社会分层的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并不是社会学家们有意地忽视这个因素,而是他们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衡量个体社会地位的标准。

实证检验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操作化。其实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讨论如何在数学或者统计学方法上验证这个命题,而是用大量篇幅来阐述作者自己的操作化过程。首先,作者沿用了 Goode 对于 status 的定义,即“个体获得的社会尊重”。作者认为,就现有的研究来说,用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prestige)来代表个体的社会地位不仅不合适,而且不科学,原因在于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用一个群体特征来代替个体特征。进而,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可以用 class identification(阶层认同)来作为 status 的替代,在美国,阶层认同被当作是衡量个体社会平均地位的标准,并且 status 作为多维社会地位的其中一种,是由其他社会地位维度所决定的,因此阶层认同可以近似地用作 status 的替代。最后,作者将 class identification 作为因变量,在自变量的选择上,通过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分析中的实际情况,认为有四个变量,即研究对象的家庭收入、受教育的年限、研究对象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以及配偶的受教育年限,这些变量不仅可以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个体层次上,而且变量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独立。作者对于这些变量的选取和分析十分精彩,显示出极强的逻辑性和实证分析素养,如指出之所以选用家庭收入而不选用样本的个体收入是为了排除个体可能无收入的情况;之所以不考虑样本的父亲教育年限是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

证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逻辑回归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曲度,在对 1972—2002 年间的 GSS 数据分析后,作者发现绝大多数的结果为正值且统计显著,并且没有一个预测的结果是负值且统计显著,这表明在大多数关系中曲度的存在,即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的增加逐渐变快,即因变量递增。这种数据的结果虽然不是完美的,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直接验证了 Goode 假设。

Goode 命题的证明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理解“赢者通吃”的现象。“赢”使得在这个经济中的“他”成了特权阶层,他的个人因素作用被放大,而输者个人因素作用却被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赢者理所应当拿走绝大多数的利益。而 Goode 命题恰恰就揭示出这种所谓的“理所当然”的实质是社会对于输赢二者个人作用评估的扭曲。

另一方面它补充了我们现有的社会分层理论。之前的分层研究都仅仅

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分层的标准,但并没有在经验上检验这些标准的具体作用,Goode 命题的证明为我们阐明了这些标准的具体作用机制,即随着一些重要个人特质的增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提高得越快,换言之,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这些特质(标准)发挥的作用越大。这隐含着另一个命题,即越是在社会的特权阶层中,由于个体特质的不同,所引起的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越严重,这表现为社会特权阶层对这种地位的不平等更为敏感,更容易使处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产生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体现为对其他成员在这一特质上的趋同。因此我们会发现特权阶层中对一些重要的个人特质更为强调,如学历、消费观念、行为气质等。

当然了,个体的社会地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要准确地提出其衡量标准是很困难的。作者也指出自己的证明并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作者在将这个命题置于实证检验中的努力,至少我认为其对这个命题的证明在现阶段看来是合理的,是有力的。

2. Status Inconsistency Revisited: An Improved Statistical Model

不同于马克思单一维度的分层标准(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将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多数社会学家倾向于一种多维的视角,主张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各个不同层次维度上的地位共同决定的,其中著名的如韦伯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分层,布迪厄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分层。然而,在多维度视角的分层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体在不同维度上的相对地位不一致的情况,社会学家 Gehard Lenski 对此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设:这种地位的不一致会使个体产生精神压力,造成个体的社会孤立以及容易导致个体采取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

对于这个命题的证明已经困扰学界三十多年了。早期的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后来却发现这种证明过程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在衡量地位不一致的影响时并没有控制“其余不同层级中的相对地位”这一重要变量,使得所得到的结果是众多层级中的地位的共同作用,并不能表明这种后果是由当前研究设定的地位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来的研究修正了这点,即控制了其余的变量,将研究限定在有限维度(最简单的就是两个维度)上,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对此作者认为后来的努力虽然避免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但却并没有排除两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研究

把这种作用近似地用加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事实上这种加和形式忽略了两个变量共同的影响(将影响简单地视为 A 影响 + B 影响 + AB 不一致的影响,而对于 AB 一起带来的一致影响却缺乏关注)。作者提出应该在现有的分析模型上增加一个乘积的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分解为两部分,用乘积表示两个因素共同混合作用(因为研究表明,高地位会弥补低地位带来的落差),用地位等级差的绝对值形式表示地位不一致的影响,这样处理使得地位不一致的影响从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中突显出来。

接下来,作者利用 GSS 的统计资料,选取了 1972—2004 年间的资料。一方面,在自变量的选择上,作者根据之前的分层维度理论研究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教育程度”与“收入”,并且经分析发现,在美国,教育程度与收入的 Peterson 相关系数只有 0.4,即地位不一致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作者用“自我健康评价”与“消费生活的满意度”表示精神压力程度,用“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与“社团组织参与程度”代表社会孤立程度,用“对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和“对政治党派的认同”来衡量政治态度。

作者在分析时起先并没有控制乘积形式的共同作用,这等同于之前的分析模式,结果与以前的分析结果类似,发现仅仅在政治态度上如假设中所说,地位不一致与“对制度的信心”、“对非民主党派认同”呈现了显著的负相关,而其余结果对于命题的验证并无太大贡献,甚至显示了相反的结论。在这之后作者控制了乘积形式的相互作用,这时所有结果与之前的 Lenski 假设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知道乘积形式与绝对值形式的相互作用是具有共线性的,但是作者在证明中发现这种共线性作用的强度不足以推翻研究的结论,因此在作者这种修正模型中,地位不一致命题得到了验证。

当然,作者在最后也指出了其模型的两点不足:一是模型假设这种地位不一致作用是对称的($A > B$ 与 $B > A$ 的影响是对称的, A 、 B 代表两个分层维度上的地位),而实际的状况却很可能并非如此;二是模型缺乏稳健性(robustness),因为模型的效度取决于现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因素相互作用的假设符合。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作者的尝试,相反我认为正是这种大胆的尝试有助于我们将理论命题置于实证检验之中,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在进一步改进现有实证方法的同时完善我们的理论。

地位不一致为现有的多维视角的社会分层理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对 Lenski 命题的证明再一次唤起了社会学家对于地位不一致的研究热情。对于现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来讲,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各维度上的地位